



欢喜地

王承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天
地
人

欢喜地

王承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欢喜地/王承志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321-6690-9

I. ①欢…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0318号

发 行人: 陈 征

策 划 人: 谢 锦

责任编辑: 李 霞

装帧设计: 储 平

书 名: 欢喜地

作 者: 王承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字 数: 248,000

印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690-9/I · 5333

定 价: 45.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6243241

第一章

我后来对伯富说，要是那个自以为目光犀利的老女人不多嘴，而是由长得比较秀气的姓苏的医生处理，你大概就可以逃过一劫了。

伯富在厂医务室门前转来转去转了几天。当然不是从早到晚在那里转，是抽空从铆焊班里溜出去的。每次都是鼓足勇气过去的，一路走一路泄气，走到医务室门口，气基本上就泄光了。这次和前几天一样，差点就要原路返回了，十分懊丧之时，他和一头驴撞了一下。这地方不像别的地区，驴子不稀罕，这里驴子很少见，估计是附近农村的驴子没拴牢，逃出来了。伯富心想，这头驴子心思蛮野的，竟然跑到厂区里来溜达了。平白无故被撞了一下，那头驴似乎相当恼火，瞪着驴眼看伯富。伯富有点慌，连忙朝着驴子笑，尽量笑得很诚恳。驴子见他并无恶意，喷了下鼻子就走了，几点白沫喷在伯富的身上。伯富拿手擦了一下，湿嗒嗒还有点黏性的。

那次女朋友徐巧灵对他说，她肚皮里有了。他脱口而出“对不起”。徐巧灵眉毛一挑说，讲句对不起有啥用啊，你惬意快活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对不起我啊？你横冲直撞的时候怎么没有考虑到后

果啊？轻飘飘讲句对不起有啥用啊，你要负责到底的懂吧。伯富懂的。约好第二天到谷里去打胎。不敢在板桥的职工医院做手术，怕碰到熟人。第二天去接徐巧灵，家里没有别人，徐巧灵穿着睡衣睡裤，笑盈盈地说，一样要吃苦头的，索性再来一次好了。两个人就钻进小房间。因为无所顾忌，两个人都很放开，不来白不来，两个人都带着白占便宜的心理欢呼雀跃地上上下下，结果不是来了一次，而是三次。伯富第二次做好已经饱了，打饱嗝了，徐巧灵还意犹未尽，他只好强打精神，硬撑，完全是凭意志力完成了第三回合。还好年纪轻，吃得消。出门去赶公共汽车的时候，伯富脚步明显发飘。徐巧灵容光焕发，情绪很好，坐在公共汽车上啃着苹果看窗外，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像是去春游一样。做好刮宫手术，徐巧灵还要在里面躺一歇，女医生把伯富叫到楼梯口说，你太自私了，太不注意了，女同志的子宫很娇嫩的，不是钢铁做的，经不起的。不好再刮了，刮过这么多次，子宫壁已经很薄了，再刮以后就不能生育了。伯富说，我们这是第一次来做手术。女医生说话一点不客气，笑着说，她和你是第一次，她和别人呢？说完就去忙别的事了。

伯富一下子觉得胸口很闷。

伯富一直到十一岁，才被父母从乡下接回上海。在乡下的时候，舅公是杀猪罗的，杀好猪罗，猪下水就截留下来，自家不舍得吃的，加工成卤菜拿到集市上卖钱。伯富放了学，经常要做些杂活，其中包括剖腰子清洗猪肚猪大肠。和谷里那个女医生的一番交谈后，伯富夜里经常做同一个梦，把猪肚翻个面，撒点砒糠，拿一把铝皮调羹刮里面的油，不停地刮，一直刮到猪肚被刮穿，梦也就醒了，醒过来一身虚汗。

和驴子撞了一下，伯富的勇气倒撞回来了。此时医务室里正好是空当，只有两个女医生，年纪大的那个戴副眼镜，皮肤像砂皮一样粗糙，都叫她老宁波的。这种女人二十岁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个老太婆，真的当了老太婆，也不过还是老太婆。老宁波拿着饭盒正打算去食堂了。另一个是眉眼含笑的姓苏的医生。苏医生接过病历卡，问他哪里不舒服。伯富面孔涨得血血红。苏医生看他穿的是白颜色的厚帆布工作服，天热不透气，容易闷出湿疹，以为他是来看下身湿疹的，湿疹一般都长在大腿内侧和根部，他不好意思开口，便也不问，等着他自己说。老宁波已经拉开门了，重新关好，在门口等，还很阴险地把饭盒晃了晃，里面有把调羹的，弄出点金属声音，像是在催促。伯富豁出去了，到这个地步也没有退路了，硬硬头皮轻声说，我来领避孕套。

事先打听过的，医务室可以免费领避孕套的。女朋友说过了，不戴套子就不给他了。伯富说，你不是说过，可以测基础体温，算排卵期，避开危险的几天，在安全期里可以做的。女朋友差点发火，说，这不是百分之一百保险的懂吧，万一豁边怎么办？吃苦头的是我又不是你。伯富老实，说，那就等到结婚以后再做。徐巧灵说，你憋得到结婚吗？伯富心里说，我憋不到，你也憋不到的。不过这句话他不敢说出口。这次到医务室，他是属于逼上梁山了。

苏医生问他，结婚了吗？他摇摇头，面孔开始红了。苏医生看着他轻笑一下，似乎有意网开一面，继续问，开过结婚证书了吗？伯富心领神会，强作镇定地点点头，因为心虚，他已经从面孔红到脚趾头了。苏医生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簿子，叫他在上面登记。他开始发抖了，名字写上去那还了得，白纸黑字，将来一查就查出来是假的，欺骗

组织，乱搞男女关系。伯富要逃了，刚刚想逃，只听苏医生体谅地轻轻一笑，说，用不着难为情的，提前采取措施，总比将来惹出麻烦来好。说着起身走向药品柜。伯富这时最想做的一件事，是跪下来朝苏医生磕头。长得好看的女人，一般来说心肠也好。

立在门口的老宁波始终目光犀利地盯着他，这时说了一句，给他小号的。

苏医生依言给了他几个扁平的塑料包装，小号的。

伯富一点没有意识到，老宁波的那句话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好端端的人生将要有噩梦降临了。他欣喜若狂地奔出医务室，冷不防又撞了一下，还是和刚才那头驴子，好像那头驴一直在外面等他，等着撞第二下，撞好了，那头驴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撒开蹄子一路小跑。伯富一直到很久以后依然没有搞明白，老宁波说“给他小号的”，是要惩罚他，还是根据他的身材推算出来的。

后来他又去过几次医务室，等机会，等只有苏医生一个人的时候才进去。苏医生没有再为难他，直接问他，上次领的是什么尺寸？他回答是小号。于是苏医生继续给他小号。

西洋乐器里有个金光灿灿的家伙就叫小号，声音昂扬又雄壮，不过伯富自从吹起小号，就再也昂扬雄壮不起来了。不仅不适应，而且不舒适，原来那种天马行空信马由缰的感觉没有了，像是被人掐着脖子，越掐越紧，越掐越痛，掐得他青筋暴突，因为缺血而青紫，完全是缺氧的感觉，完全是窒息的感觉，觉得器官要坏死了。第一次是这样，以后依然是这样。

以前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候机会，一有机会就钻徐巧灵的小房间。从门口到小房间，从小房间门口到徐巧灵的小床，都只有几步路。以

前这几步路走得就像梅花鹿的步点，走花步，要是配上京剧的鼓点，就是急急风。现在脚步滞重，不像梅花鹿，像在走梅花桩，就像脚上绑了两只浇注过铅的轴瓦，一步步挪过去。每次要徐巧灵来拖，拖他到小房间。两个人的关系颠倒过来了。一开始是他热，徐巧灵冷。他猴急，徐巧灵纹丝不动。他花言巧语，哀求苦恼，徐巧灵冷冰冰地像是施舍。不过，就像一块荒地，犁过了，施过肥了，开垦出来了，绿油油或者金灿灿的庄稼长出来了，农民伯伯要是想不管了，扭头离开了，不愿意再照料庄稼了，这时候就由不得农民伯伯了，庄稼化被动为主动了，枝叶藤蔓根须果实会死死地缠住他，不放他走，把他紧紧地束缚住，让他深深地陷在里面。徐巧灵兴致越来越高，乐此不疲，像蛇一样缠牢他，逃也逃不掉。伯富就像上刑罚一样，讲得再确切一点，有点像上法场，生无可恋，视死如归。以前做的其实也是苦役，现在做的是同样的农活，依旧是犁地施肥浇水，但感觉和以前完全不一样，除了痛苦，没有丝毫的欢愉。

伯富把上面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我们听。有些我们以前就知道，有些他没有说，譬如和谷里女医生的那番交谈。还有些，他自己也不明所以。

这个时候，我们四个人躺在雁头矶的山顶上。顺着雁头下来，有一块舒缓的平地，长满青草，我们就躺在青草上面，干爽而柔软，清新并且带点湿润的味道。湿润是风带过来的江水的气息。支起身子，就能看到底下的长江。这一段江面很开阔，但因为是枯水期的缘故，水势缓慢滞迟，有种凝重感。稍微远一点的草地上，有几对谈恋爱的男女，吃着零食，做着暧昧的小动作，彼此之间互不干扰。

雁头矶靠近厂区，骑自行车过来，一刻钟左右。从山下爬到山

顶，脚头健的，差不多十分钟。厂里谈恋爱的男女都喜欢到这里来。从山腰到山顶，乱石嶙峋，怪树丛生，野草没膝，有无数隐蔽幽深的所在。伯富和徐巧灵第一次行苟且之事，就是在这一块屏风般的巨石的掩护下进行的。这个不知廉耻的家伙，居然还带我们来看那块巨石，说是他和徐巧灵的定情石，很恶心的是，那里竟然还留着这对狗男女苟且时的残留物，恨得我和子良当场请他吃了一顿老拳。事实上除了这里，厂里的职工和家属也没有别的地方可逛，要么你乘郊区长途车，去北面的谷里，或者南面的金陵，算是大一点的城市。

我们四个人，我和伯富，还有小辫子和子良，是一起从上海分配过来的，关系也最要好。伯富名字起得老气，这要怪他那个没有什么文化的阿爸，陈伯富三个字听上去像是四十多岁的老梆瓜，其实他年纪只比我们大了一岁。他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才转学过来的，而我和小辫子还有子良，除了出生的时候，我们的母亲不在同一个产房里，基本上是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在一起玩了。小辫子不是女的，裤裆里也是荡着一把茶壶的，是我们四个人中身形最高吨位最重的，只是他后面的发根长得特别低，还延生出一个狭长的尖角，看上去就像垂着根小辫子，于是这个绰号从弄堂里开始叫起，叫到小学中学，再叫到板桥钢铁厂。子良的情况比较复杂，一言难尽，要好归要好，潜意识里我们三个都有点鄙视他。

今天的聚会，是伯富发起的，他说他实在太苦恼了，无法承受了，逼上绝路了，也没有谁可以诉说，只能对我们说，在宿舍里说怕被别人听到，到这里来，离长江近，要是我们不帮他出主意，他就直接跳下去了。我们见他哭蹙鸣啦说得很煽情，都开心地笑了。伯富见我们一脸坏笑，使出杀手锏，说他山区出来的，不会游泳的，跳下去马上淹

死。说到这里，他居然露出几分得意，料定他的决绝，对我和小辫子还有子良是无法承受的痛楚。一看到他这副表情，我们三个飞快地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一起盯着他，说，还酸溜溜地啰嗦个毛啊，直接跳下去算了，我们很愿意当你飞身越崖的见证人。我们料定他没有这个种。

伯富叹了口气说，现在只要接到徐巧灵的电话，叫我到她家里去，我就心荡。以前心也荡的，以前是浑身发痒发酥的心荡，现在是怕，心别别跳，浑身起鸡皮疙瘩，就像是要大祸临头了。这种感觉太吓人了。

我说，你给我们说得这么详细做啥，我们又不是医生。谁给你避孕套的，你就去找谁。避孕套的另外一个叫法是什么知道吧，阴茎套，就是套阴茎的，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的，只要套上去了，就不许你乱来了。不相信你去问问孙悟空，紧箍咒套上去以后适意吗？肯定不适意的，痛的，痛起来要在地上打滚的。你这种情况太正常了，否则让你太适意了，国家的计划生育还搞得起来吧。

子良说，伯富，今天你有点发糯米嗲，就像北方人讲的，得了便宜还卖乖，所以我要给你上上课。做这种事情，只有女人喊痛，痛到后来习惯了，就不痛了，就适意了。男人喊痛，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属于标准的摆飏劲。伯富你是自讨苦吃你知道吧，没有人同情你的。年纪轻轻，不把精力放在工作学习上，不把精力放在苦练基本功上面，脑子里装的全部是黄色思想，出花头，出花头就要吃苦头，就像林冲闯白虎堂一样。我说，《水浒》里闯白虎堂的好像不是林冲，是杨志。子良说，不管是林冲还是杨志，白虎堂是禁地，闯了白虎堂就是自寻死路。伯富你闯的那个地方叫什么你知道吧，医学书上写的是

两个字，阴道，那是简写，全称是阴森恐怖的道路，或者叫阴险无比的道路。这种地方你也敢闯进去，你死定了。你大概想问，老师傅也闯禁区闯白虎堂的，为啥一点不痛苦，还笑眯眯。因为老师傅开过结婚证。结婚证就是营业执照，允许你开业了，菩萨保佑你，一路畅通。

我们几个还没听完就已经笑得瘫倒在地，小辫子笑得把牙床全部露出来，一边笑一边说，伯富，我们四个人里面，只有你有女朋友，而且开荤也开过了，现在叹苦经了，要帮帮你了，不帮你，你就要跳长江了。吓人是吧？好，你跳，你有种你就跳，保证不拦你，看你跳。你不跳，我们就推你下去。国钧你讲对吧。

我点点头。

子良说，小辫子你不要把我算进去，你和国钧没有女朋友，不等于我没有女朋友。我不缺女朋友的，随便找找就是一个。只怪板桥女的太少，也怪我眼界太高，看来看去看不中，看来看去都是老阿姨。

那时候我们都忽略了一个情况，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那个重要的情况。伯富应该知道的，但是他其实也不知道。医务室的老宁波更加不知道。老宁波没有学过哲学，不知道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她一向是凭经验目测的，以此决定尺寸大小。辅料车间有个开抓斗行车的家伙，身高一米九，发育的时候正好碰上三年自然灾害，骨骼发育好了，有的地方没有发育好，缺了一口气，外强中干。那家伙回家探亲前，也来领免费产品。老宁波扫了一眼，说，给他大号的。除非老宁波不上班，只要她在医务室，有关尺寸问题的决定大权就由她掌控，一口准，别人必须听她的。开抓斗行车的朋友哪里知道此中的利害关系，开开心心回家了。回到家里和老婆亲热，尺寸不配套，做到一半脱落了，老婆计划外怀孕了。那老婆后来很倒霉，被村

干部押送着去打胎。

老宁波只知道伯富矮墩墩瘦精精，不知道他是十一岁才离开乡下的，更不知道伯富的老家在山区，那里山的背阴处长着一种叫驴球草的植物，满山遍野都是，而且生命力极为旺盛，割掉以后很快就又疯长起来。当地人穷，拔了驴球草开水一烫，拌上盐，下饭。男女老少都吃。女的吃了什么事都没有，男的吃了提神壮阳，那物件铁棒一样。山区很穷，年轻女人嫁进来之初，都嫌婆家穷，哭哭啼啼，要死觅活的。时间长了就不闹了，就乐不思蜀了，难得回一次娘家，住不了几天就心急火燎地赶回来。中老年妇女也都满面春色，家家户户春意浓浓，多少年来从来没有闹离婚的，分外和睦。老宁波怎么会知道，伯富牙齿还没长全就开始吃驴球草了，早饭是驴球草叶子切碎了，拌包谷粉搓成的烙饼；午饭是一碗苞米粥，一碗盐拌驴球草；晚饭奢侈点，酱油拌驴球草，还有一碟黑乎乎的酱，一直吃到十一岁，脑子未必发育好，某个器官发育得特别好。可怜的伯富，活生生被一个自以为是的厂医给坑害了。顺便提一句。若干年后，那座山，那片茂密旺盛无比的驴球草，终于被外人发现了，被外人开发成了新药，风靡一时。为了和西洋的壮阳药“伟哥”抗衡，取名就叫“驴哥”。但那已是后话了，和我们也毫无的关系，我们都很健康，用不着吃“驴哥”。

我们一点都没把伯富的苦恼当回事，都说他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毛病瞎喊鸡巴痛，喊个毛啊，摆臃劲。其实我们曾经帮过伯富，帮他到医务室去偷避孕套。那天只有苏医生一个人在。我假装肚子疼，哇哇乱叫，小辫子仗着人高马大在我身后晃来晃去，挡住苏医生的视线。伯富乘机到药品柜那里去偷，毕竟是第一次做贼，心急慌忙没找到，胡乱抓了两瓶药就走。回去一看是多酶片，淡粉红的，尝尝

有点甜，我们三个人就分了，每天吃几片，当补药吃。那段日子肚皮特别会饿，本来粮票钞票就不够，平白无故开销增加了。后来才知道多酶片是吃消化积食的。

不远处的草地上，有对男女动作幅度有点大了。我喊了一声，注意点影响好吧，动作小一点，这里是公众场合。那个女的嘀咕了声，神经病。我走过去说，你骂人，不太好吧。你是女的，我不和你计较，我教训你男朋友。我在那男朋友的头上抽了一下，就像拉了只弧圈球，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回去。那男的似乎想冲过来扳回一分，被女的死拉硬拽地拖走了。小辫子忽然没头没脑地来了句，要是板桥附近有个女子农场就好了。我们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小辫子依然沉浸在他的憧憬里，说，女子农场全部是小姑娘，全部没有结过婚，连男朋友也没有。这家农场被洪水淹掉了，或者被雷劈了，房子全部烧光了，农场要关门解散了，这些女的全部投奔板桥钢铁厂，厂里全部收下来，厂里小青年讨老婆难的问题马上解决。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个，身体好经济条件好的，可以分到两个三个。小辫子经常会胡思乱想，说出些莫名其妙的话，很天真。

我说，不要做梦好吧。又不是旧社会，地主资本家，想讨几个老婆就讨几个老婆。现在是一夫一妻制，懂吧。你身体好，就去加班，或者到小剧场里去讲评法批儒小故事，每天去讲，西门豹治水，商鞅变法，孔老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帮农村来的老头老太在下面听你讲。你经济条件好，就捐钞票捐到非洲去，非洲穷人多，吃不饱穿不暖。

子良说，小辫子钞票全部存了银行里，不肯拿出来，将来讨老婆用的。那句顺口溜就是说小辫子的，吃饭不吃菜，为了谈恋爱。一

毛二分，留着结婚。哈哈，小辫子每天在食堂要么买半斤白饭，要么买五只淡馒头，不买菜的，去舀大众汤，大众汤不要钞票的，一碗连一碗，还兜底舀，舀底下的肉骨头。

小辫子发急了，面孔通红，说，你再瞎讲我也不客气了。你有什么资格讲我，算你有钞票，你的钞票都是敲竹杠敲来的。子良面色已经难看了。小辫子还想讲下去，我掐住他头颈不让他讲，再讲下去两个人就要打起来了。

一人一辆自行车骑回去，直接骑到厂里的食堂。因为是伯富把我们请出来的，就吵着叫他请客。伯富心里不情愿，摸饭菜票摸了半天还没摸出来，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是子良请客，子良大方，而且喜欢充阔佬。一人四两饭，给小辫子买了半斤，一人一客大排菜底。大排菜底是食堂菜单上最贵的菜，一块大排加一蓬青菜一角五分。大概是星期天的缘故，食堂里大众汤的油水比平时足，我们一人舀了一碗。小辫子技术娴熟地在桶里兜底翻，真的被他舀上来几块小排骨。

第二章

我们都有点嫉妒伯富，也怪自己运气不好，找不到女朋友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运气好，可以进各种名单，大名单小名单。在板桥，这些都不是秘密。

我们厂的劳资组组长老包有个女儿，女大当嫁，老包托隔壁机修分厂的劳资组组长老徐寻找作风正派有上进心的男青年。两个组长既是同行也是酒友。机修分厂劳资组的老徐就打开职工的档案卷宗，看青工的档案，坐这个位子，这是有利条件。档案里面有照片，不光看相貌，还要看家庭出身，老徐从中挑了几个出来，让我们厂的老包挑选。经过一番比较，老包选中了一个。机修分厂的劳资组组长老徐，就是徐巧灵的父亲，也让我们厂劳资组的老包提供候选名单。两个组长觉得在自己厂里招女婿，影响不好，将来也难以处理翁婿关系，就采取隔山打牛的方法，互相帮助。据说板桥只要家里有女儿的干部，都采取这种隔山打牛的形式招亲。老包提供给老徐的候选名单上，起初子良也在列的。淘汰到最后，只剩伯富和子良了。子良相貌英俊，伯富长相忠厚，各有千秋。之所以伯富最终胜出，据说是因

为子良父母成分不够好，而伯富的父母双职工，父亲是仪表厂电工，母亲是纺织厂挡车工，响当当的工人家庭。其实伯富取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走路的姿势。

说明一下，上面提到的劳资组，相当于劳资科，以前叫科，后来也叫科，但这个时候叫组，组长相当于科长。特殊时期，叫法不一样。比如总厂领导，那时候叫指挥、副指挥。总厂下面的处室，叫大组，诸如生产大组、供销大组、后勤大组等等。分厂的领导也不叫厂长副厂长，叫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就此提过，不再赘述。

我们厂劳资组的老包曾经在老徐的要求下，安排了一场秘密的面试。他把伯富叫到他的办公室谈话，老徐就坐在一边的椅子上暗中观察。伯富听到老包叫他去，有点受宠若惊。除了进厂报到那次，他再也没有跨进过厂部大楼，当下免不了会有一番胡思乱想，难道要调动工作了，要提拔他当干部了，以工代干？即便内心波涛汹涌，伯富表面上依然不悲不喜，两臂自然摆动，迈着沉着稳健的步子走进来。老包不咸不淡地和伯富聊了几句，然后拍着他的肩膀送他出门，鼓励他好好干活，前途大好。老包回头问老徐：怎么样？老徐两眼放光说，看他走路的样子，觉得这小青年不错，牢靠。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工，走路的步态如此稳重大方，做人也一定是稳重妥当的。我拍板了。老包说，还要不要再看看赵子良？老徐回答得爽气：不看了。两个老朋友当即大笑着击掌相庆。

伯富最得意的，就是他走路的姿势。伯富是冷作工，出去干活要和电焊工搭档，有时要帮着推氧气瓶和电石桶。这种时候他比较无奈也比较痛苦，他的两只手要握车把，受拘束，不能摆动。只要一放下推车，他就活了。伯富说他走路的姿势是跟电影《南征北战》里的